

读书特刊

与李白一起遇见千年月光

纪明涛

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时。恰逢春夜阑珊,刚读完随园散人的《一声狂笑半个盛唐:李白传》。合上书页时,窗外花影正斑驳地落在桌角。忽然惊觉,盛唐的月光从未走远,它化作纸页间的星辰,亮在每一个捧书的人心头。这般的诗仙李白跨越千年的相遇,何其有幸。

年少时读李白,只爱他诗里的浪漫——“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阔,“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清逸,只觉字句如珠,璀璨动人。步入中年,再读这本《李白传》才读懂诗里的人间。原来那些脱口而出的华章,藏着半生风雨的滚烫,也裹着历尽千帆的沧桑。不到一阅阅历,难悟诗中骨;不经一番磨砺,难解字里情。读懂李白,便读懂了人生的起承转合。

花语氤氲的春夜,墨香混着隐约的茶香,像一坛陈年佳酿。随园散人笔下的李白,不是神坛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狂士。他“醉卧长安”,却非醉生梦死;他“笑骂由心”,亦非轻狂无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狂笑里,是对权贵的嘲弄,是对世俗的蔑视,更是对自由灵魂的赤诚呐喊。他醉洒当歌,挥毫泼墨,仿佛整个盛唐都在他的笔

底翻涌,那份傲骨与不羁,被文字刻画得淋漓尽致,读来只觉心胸豁然开阔。

他的诗,是装着永恒人间情思的透明容器。《静夜思》二十字,无一字注释,孩童能望见月光里的白玉盘,老者在“低头”间看见故园的炊烟;五百年后苏东坡密州的月,是李白递来的;千年后中秋夜的酒香,仍浸着李白的诗情。哪怕是冰冷的电子屏幕,当跳出“举头望明月”的字句时,也会瞬间染上盛唐的温度。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是文字最动人的力量。

随园散人以笔为舟,载着读者溯流而上,看蜀道险峻藏壮美,看长安繁华裹落寞。“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是诗人对生命桎梏的挣扎;“长风破浪会有时”,是困厄之中最暖的慰藉;“俱怀逸兴壮思飞”,是激荡灵魂的灵感。他写李白的狂,也写他的孤——花间独酌,邀月对影;山河踏遍,初心不改。那份“以醉态书写的清醒”,道尽了文人的风骨,也道尽了人性的复杂。

曾在高铁上重读《早发白帝城》,列车疾驰,窗外山水如画卷展开,忽然懂了诗里的“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诗里藏着时空密码,现代的车轮轰鸣,与千年的舟楫声韵相融。他的文字,

从来不是尘封的古卷,而是活在当下的慰藉。

合卷良久,心潮难平。绝笔里“半生风雨半身伤,半醒半醉半心凉”的遗憾,读来令人潸然。那只翱翔盛唐的大鹏,终究折翼于长空,却以余风激荡后世,让无数追光之人,都能在他的诗里寻得勇气。

人生如旅,我们都曾有初入社会的意气风发,有遇挫时的迎难而上,有历经磨难的咬牙坚持,也终会尝遍冷暖后的释然。李白的一生,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影子。他教我们无畏——哪怕前路迷雾重重,也敢“长风破浪”;他教我们洒脱——哪怕世事万般艰难,也能“轻舟渡险”。

不必强求活成李白的豪迈,但若能悟透他的心境,便学会了释然与宽恕。在这浮躁人间,捧一本李白,读一首诗,便是为心灵筑一座避难所,逃脱世间所有悲戚。那些月光、酒香、狂笑,终将化作心底的光,在迷茫时照亮前路,在疲惫时温暖归途。

这便是读书的意义。与古人对话,与自己相逢,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好的人间。如此,甚好。



书籍中的“黄金”

扶小风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明志,可以修身,可以怡情,可以使人博学。如果人是一棵幼植,那么书籍就像太阳,使得幼苗成长为参天的大树。有益的读书,其实就是在与作者对话,或者徜徉在文字的长河里,与作者一起行走、感悟、思考,甚至共鸣。

对于爱好历史的我而言,读书的意义是在浩瀚的史海中发现自己找寻的那些历史的隐秘,比如小人物的命运,历史的疑惑,或者在某个时间里抵达古人曾经写到的某处遗址,甚至揭开心存许久的谜团,那将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前些日子,写过一篇关于老家的文章,因为清末时期一位叫张化龙的义士抗捐盐税,在我们村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被清廷镇压斩首。百姓为了纪念这位义士,撰文刻碑,留下一座《匡武生升云张公道碑》。当然,民间关于这次起义的传说,附会得厉害,我舅爷爷给我讲得绘声绘色。尤其讲到当时处理这个事件的凤翔知府尹昌龄时,流露出十分惋惜的神情。大致意思就是,尹昌龄是给起义的带头人求情的,但最终没有说服巡抚大人,诸多起义的义士最终被秘密处决,人头被挂在县城的城头枭首示众。那座碑的碑文对事件过程写得极为简略,甚至都没指名道姓。“府大人尹,县令大人陈,官带大人张,因众民之诚恳联名,而转请上宪,上宪以为法难废,不允所请。至初三日,公竟赴义焉。”陕西作家张浩文在《乡村拾遗》一文也写到这起事件。我们共同的疑惑不是起义被镇压失败,而是当时左右这起历史事件最为重要的官府要员——凤翔知府尹昌龄的处理态度,是否和民间传说中一致。

近来碎片化的读书,记录了一些这些事件的历史文献。心存许久的历史谜团终于被揭开了。《清实录》记载,光绪皇帝对于这起事件的处理意见:“藉捐滋闹等语。著即分别罪。务将首要严拿惩办。以儆刁顽。”但并没有说一定要处决。

当年的《北京五日报》对这起事件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陕西凤翔府属扶风县地方民贫地瘠,此次筹修铁路,按亩加捐,闾阎力苦不支,而大吏事在必行,催科烦扰,民怨沸腾,至于前日遂激成民变。为首者系该县下村武举张化龙,聚众一千余人,手持器械,直抵城下。幸城门急封,人皆登陴石齐下,志未得逞,仅戮伤巡兵数名而已。该县谭大令亲至城头,晓谕张尚要挟十数,款经张二允,始行解围而去。然其众尚未散,连日城门紧闭,人心惶惶,过往者咸有戒心,不能通行无阻。省垣大吏得禀,已派副将琦带马队前往弹压矣。”这个报道,只记录起义的起因,没有结果。

十月的《秦中官报》属于陕西官方禀书,要比民间传说令人信服得多。“该县革生张化龙因散售官盐,肆意阻抗斥革之后,犹不改悔敛迹。兹于本月十三日胆敢聚众要挟挺抗路捐,并将巡兵砍伤。此情形与犯上作乱何异!该县弹压开导,消息无形,办理尚属妥速,惟助从固应宽宥,而罪魁实不容诛。若不严加惩治,后患不胜其防。仰凤翔府尹守迅速转飭,该县及邻近眉、武等属不分畛域,一体严击扶风县革生张化龙抓获解府,由该守审讯明确禀请严办,以儆刁风。而重要政吏内有名之武生樊仲魁、李化虎、曾化熊、赵八、帅大旗等,既敢助纣为虐,平日必非善类,并飭该县一并查拿,分别究办具报,仍候冬操后即飭。”

其实,从所有文献史料均可印证,知府尹昌龄是否为百姓请愿已不重要。那个混乱的时代宛如草莽的百姓,只是时代洪流中官员权贵的一枚棋子。一个位于巡抚之下的知府如何能影响一个权高位重的省级封疆大吏呢!

于我,读书的意义,其实就是揭开一段历史的迷雾,在史册中与这些“小人物”相遇,这便是我要寻找的书中那些灿灿的“黄金”。

我的枕边书

王干

夜深人静,枕畔清宁,手边摊开几册闲书,便是我一日里最安稳的时光。旁人好奇我的枕边藏卷,其实,这些书跟着年岁流转,藏着我半生读书行路的心事。

我最初落笔,原是写诗歌、写小说起家。年少偏爱朦胧诗,醉心王蒙的笔意,更恋汪曾祺的文字温软。一九七九年,我与同窗合作的小说《阿师傅》刊发在《雨花》,那是我创作路上的一点微光。为了把文章写深写透,我登门求教扬州师范学院曾华鹏先生,他一语点醒我:欲情创作,必先深耕理论。自此,别林斯基的文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但凡能寻到的文艺典籍,我皆伏案细读。久而久之,反倒生出几分眼高手低的窘迫,眼界高了,落笔却难称心,创作之路一时陷入瓶颈。

转机,藏在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里。彼时,我在高邮工作,一读他的小说,便觉满目清辉,字字入心。一九八二年,他《鉴赏家》一文刊于《北京文学》,三千字的小小说,我落笔写下六七千字的评论,后来又与同窗扩充打磨,成了《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年少胆大,径直投给了业内顶尖的《文学评论》,竟收到修改录用的回信。一篇文章,让我误打误撞踏入文学评论的门槛,当真应了那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成荫”。后来我接连在《文学评论》刊发多篇文论,赶上文学评论的黄金时代,成了旁人嘴里延绵数十年的“青年评论家”。

回望我的读书之路,大抵走过三重循环。年少痴恋古典文学,唐宋诗词夜夜品读,一度动了报考诗词研究生的念头;后来潜心创作,遍读域外经典,放下考研执念,亦深耕别林斯基的文论,学他宏观观照文学的格局;及至深耕评论,终日研读当代作家新作,从《钟山》到《小说选刊》,阅读成了日常工作,欢喜之余,也难免生出倦怠。兜兜转转,终究又重回古典,一遍遍细读《红楼梦》,才算读懂自己读书初心——从古韵到西学,从当代回望经典,终是落叶归根。

半生行路,两位先生如灯,照亮我的心与人生。一位是汪曾祺,他的文字、性情、烟火气,连同对美食的偏爱,都深深烙印在我笔下。他的通透温润,如流水潺潺,教我读懂平淡里的诗意。另一位是王蒙先生,半生跌宕,思想深邃。一九八八年冬日,我与他十余次促膝长谈,论文学,谈世道,谈笔墨深意。那平等相待的对话,胜过千堂课业,他热忱如火的格局,拓宽了我看待文字与人间的眼界。我行文常沉静如禅,性情却鲜活外放,大抵便是得了两位先生的滋养,一火一水,刚柔相济,让我的文字与人生,都多了几分丰盈。

想起20世纪90年代,我埋首当代文学,日日品读苏童、格非、叶兆言、王朔一众青年作家的新作。彼时高潮涌动,不少文人奔赴山海,我却守着笔墨初心。家中世代经商,我深谙市井烟火,便少了逐利之心,一心扎根评论与编辑沃土。读懂他们笔下的少年意气、时代波瀾,记下文学潮起潮落,归纳成文,落笔成书,不过是留住一段鲜活文学现场。旁人赞我助推文坛思潮,实则不过是守着一份对文学的赤诚,甘愿为他人作嫁衣,凭着几分痴瘦,几分执着,不负初心。

读书行路,亦食人间烟火。半生偏爱美食笔墨,便有了《人间食单》。这份书稿,沉淀近四十载,早年受汪曾祺、陆文夫两位先生熏陶,又浸淫着扬泰故土的饮食文脉。我的家乡,男子下厨是体面,烟火三餐皆是风雅。我写美食,不止写滋味,更写乡愁,写人情,写在碗筷之间的世态与文脉。以评论之眼观烟火,把一餐一饭当作典籍品读,拆解饮食里的潜文化、潜哲学,便是我的美食文字,独有的几分底色。

我爱书半生,年少成家,婚房里最珍视的,便是亲手定制的书柜,那是清贫年月里,独属于我的风雅。几经辗转迁居,大批藏书分赠友人,诗词予诗人,小说予创作者,文论予同行,就连相伴多年的书柜,也忍痛转让,留他人珍藏。如今我在泰州放下书屋,各界赠书、私藏佳作皆安放于此,赠书于人,留书于下,亦是读书人的一桩乐事。

而我的枕边书,最是随心所欲。年少追新潮,读遍时下热卷;人到中年,枕边常伴两样至宝——围棋典籍与《红楼梦》。围棋是极致的理性,落子之间,藏天地玄机,是无声的智慧修行,越钻研,越觉浩瀚深邃;《红楼梦》是极致的感性,一字一句,皆是人情冷暖,如沧海无垠,反复品读,总能拾得新的感悟。夜深难眠,随手翻开,一局棋,一段文,浮躁便慢慢沉淀,满心皆是安宁。

常有读者问我读书良方,其实,我读书素来驳杂。不止文学,棋谱、食单、野史、随笔,皆是案上清欢。遇心生好奇的话题,便追根溯源,深挖细品,归纳梳理,读懂内里肌理。常反复重读的,仍是汪曾祺的文集,还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早年将美学要义融入文论,受益匪浅;闲时翻读《孙子兵法》《搜神记》,重温唐诗宋词,笔墨便多了几分底蕴。

若论心底惦念的文人,我总想与郭沫若隔空相逢。他一生波谲跌宕,才华纵横,褒贬不一,复杂又鲜活,藏着一个时代的万千风华,总教人忍不住想去读他。倘若落孤海岛,只带三书,便选棋谱、红楼,再加老庄,理性、感性、通透,足以安度余生。若是设宴聚友,汪曾祺先生的家常菜,王蒙、余华、刘恒一众挚友的闲谈,便是人间至味,文心绵长。

枕边书香,伴我半生。从年少逐光,到中年沉静,一册卷籍,一盏清宁,便足矣。



油画 《四月正是读书时》 高连保

魅力何来

瑛子

说起阅读对我的影响,记忆里最先闪出光亮的,并非深沉厚重的世界名著,也并非指点迷津的成功学宝典,而是靳羽西女士那本《魅力何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初入社会、尚没什么阅历的我,偶然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羽西女士的访谈。利落的黑色短发,精致的妆容,温柔得体的言语,举手投足间有一种特别的优雅气质。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从头看到尾,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原来女人可以活得这般明媚舒展、仪态万方,可以这样美好、有范儿。

2000年夏天,我在书店与羽西女士新出版的《魅力何来》不期而遇,几乎没有犹豫就买了一本。那时的书装帧朴素,没有花哨的腰封,薄薄一册,也算不上鸿篇巨制,可翻开书页,温柔恳切的文字,瞬间就撞进了心里。

在此之前,我对“魅力”的理解,不过是相貌出众、衣着漂亮,或是与生俱来的异禀天赋。而这书里,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空洞乏味的大道理。羽西女士以自身经历,从与各界友人的交往,到不同国度的生活见闻,以及到各界朋友家里做客的趣事,从仪态、仪容、仪态、仪仗、仪餐、仪礼,一一娓娓道来,细致入微,亲切自然。

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汽车,却从那本书里,早早懂得了乘坐私

家车的礼仪,至今记忆犹新:主人亲自驾车时,副驾是最尊贵的座位,表示并肩同行、平等与尊重;专职司机驾驶时,主人坐于后排,身旁的位置便是尊位,体现亲近与敬意。

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还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那是一次至今难忘的阅读体验。它让我明白,魅力从不是名人的专属,也不靠颜值与家境,而是藏在每一个细微的举止里。与人交谈时注视对方的眼睛,是尊重;公共场合低声细语,是修养;待人接物温和有礼、不急不躁,懂得换位思考、多一份包容体谅,是风度。即便平凡如你我,也能凭借得体温文的多行,活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时代飞速向前,审美不断更迭,那本书里传递的生活理念,早已润物无声地融入我的日常与骨血。年岁渐长,我愈发懂得:魅力从不是浮于表面的光鲜,而是对自己的尊重,对他人的善意,是一点一滴刻进生命里的得体、教养与从容。

在恰好的年纪,遇见一些恰好的书籍,认真地阅读过,用心地体会过,便如同遇见一位又一位良师益友。它们不知不觉地悄悄滋养着你,打磨着你,塑造着你,把你重新养育一遍,让你慢慢成为更好、更自信、更让你喜欢的自己。

读书的意义,大抵便是如此。

书香流年

李奉利

回望半生,阅读于我,从不是兴起时的闲情消遣,而是镌刻进岁月书卷的悠长陪伴,更是贯穿一生的精神滋养。从懵懂稚子到鬓角渐染霜华,那些翻过的书页、品过的文字,早已悄然塑造了我的心性,成为生命里最温润珍贵的底色。我始终信奉“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这两句箴言,多年来一直是我的网络签名,藏着我阅读最赤诚、最深刻的执念。

幼时的记忆,总与薄薄的连环画紧紧相依。至今仍悉心珍藏着《岳飞传》与《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纸页早已泛黄卷曲,边角被无数次摩挲而变得柔软温润,却完好封存着年少时纯粹的欢喜。那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方寸画页之间,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忠义果敢的英雄风骨,一点点落进孩童澄澈不染的心底,悄悄埋下了对历史故事与古典文学的深深眷恋。那时的广场街角,总有摆着小人书摊的老者,坐上一分钱,便能安安静静蹲在角落,一头扎进书里的世界,一坐便是大半天。那些图文并茂的小故事,是童年最甜的蜜糖,让我在不懂世事纷繁的年纪,先读懂了是非善恶,初识了家国情怀,这份萌芽于童年的阅读热爱,就此影响了我此后漫长的人生旅途。

稍大一些,我便告别了浅显的小人书,开始潜心品读旁人眼中的厚重“大书”。《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古典名著,成了案头朝夕相伴的常客。没有精致考究的装帧,没有通俗直白的语言,可凭着一股执拗的热爱,我一字一句慢慢品读、细细咀嚼。梁山好汉的侠肝义胆、三国群雄的权谋纷争、岳飞将军的精忠报国,在文字里鲜活灵动,跃然纸上,让我跳出狭小的生活天地,真切触摸到历史的厚重沧桑与文学的博大精深。这些传世经典,是真正的精神启蒙,让我懂得文字里藏着万千气象、数不尽的人生百态,也渐渐体悟到“读书能养气”的深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抵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的书香浸润里,慢慢沉淀出内心的温润与行事的笃定。

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始于姥姥家那段温柔闲适的时光。二舅那本彩色硬壳封面的高中《自然地理》课本,是我打开自然奥秘之门的钥匙。书中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述着世间万物的奇妙规律;海面上远行的船只,总是先露出桅杆,再显现船身,最后完整浮现,原来这便是地球为圆形的最好佐证。那些新奇有趣的地理知识,像一颗颗饱满含生机的种子,在心底悄然生根发芽,让我对广袤天地心生敬畏,也让小小的内心世界变得丰盈饱满,学会抬头仰望浩瀚星空,低头探寻自然的无尽真理。

家中那本竖版繁体字的《把一切献给党》,更是藏着意外之喜的珍贵读物。彼时年纪尚幼,对着满页竖排繁体字,非但没有丝毫畏难,反倒抱着满心好奇与探索欲,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啃读。遇到

不识的字,便反复揣摩字形,联系上下文推敲语义,就这样一字一琢磨、一句一品味,一点点攻克那些陌生的繁体字符。吴运铎先生的故事亦感动人,字里行间流淌的坚定信念与满腔热忱,一遍遍深深打动着我。而在这场沉浸式的慢读里,我竟不知不觉熟练掌握了许多繁体字,这份独有的收获,是童年阅读时光里最珍贵的馈赠。这也让我深信,先贤所言“开卷有益”,从不是空话。读书从不是刻意为之的知识习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充盈认知、滋养心性,每一页读过的文字,都自有其温柔馈赠。

步入高中与大学,阅读的天地愈发开阔无垠,图书馆成了我最眷恋的心灵港湾。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温柔洒在整齐排列的书架上,指尖轻轻拂过错落的书脊,挑选一本心仪的书籍静静落座,便是世间最惬意快乐的时光。此时的阅读,不再局限于历史与文学范畴,开始广泛涉猎各类书籍,杂读泛览,博采众长。在不同的文字里,看尽不同的人生际遇,体悟不同的处世道理。随着阅读量日渐丰盈,我的思想也愈发成熟,更深刻体会到“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的深意——哪怕身处喧嚣尘世,只要捧起书本,心便能寻得一方安宁净土,远离尘世纷扰,在文字的世界里自在徜徉、无拘无束。

如今岁月流转,我依旧未曾放下手中的书本。既在古籍经典里品读历史的沧桑变迁,也在当代著作里眺望未来的万千模样,阅读早已成为融入骨血、不可割舍的习惯,是喧嚣尘世里我始终坚守的心灵净土。它从不会让平凡见地改变生活境遇,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浸润中,充盈我们的灵魂,拓宽生命的格局,让我们在风雨兼程的人生路上,始终保有内心的光亮与前行的力量,自带诗书浸润的从容气质。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曾陪着她翻开五彩绘本,在温馨的共读时光里,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好奇光芒,仿佛看到了当年蹲在书摊前、逐字啃书的小小自己。我们一同在文字里感受美好、慢慢成长,一同体味阅读带来的无尽欢喜。如今女儿也有了她的孩子,我的小小外孙尚在牙牙学语,还说不完整的话语,我便陪着他,一起翻开他人生中的第一本图画书。没有复杂深奥的词句,只有简单可爱的画面,伴着轻柔的轻声讲述,他睁着圆溜溜的好奇眼睛,小手懵懂地抚过柔软书页,阅读的种子就这样在稚嫩的光影里悄悄种下。这便是生命最温暖的延续,也是阅读生生不息的传承。

此生幸得阅读相伴,从幼年的小人书,到青年的万卷书,再到如今与小孙的懵懂共读,从独自静心品读到书香代代相传,那些读过的书、品过的文,早已化作血脉里的温柔与骨子里的坚定。“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这不仅是一句陪伴多年的签名,更是我一生践行的心灵修行。